投稿 e-mail: keng-shen3@umail.hinet.net

請定期健康檢查

◎徐楚雁

青天霹靂…只能這樣形容吧。

身體一向健康的阿金在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，表面上沒有什麼激烈的起伏，可是他心裡十分的混亂。不過，因爲有著信仰，讓他很快就釋懷，勇敢的選擇了面對。

原本只是腹部些微的疼痛，但阿金十分善於忍耐，想著忍一下就好了，幾天之後，他半夜痛醒，呼吸也都開始不對勁了。隔天，他馬上去掛號。

「有沒有吸菸？」醫生一問。

「有沒有喝酒？」醫生再問。

「有沒有吃檳榔？」醫生三問。

「那些我都沒有學會。」阿金是個幽默的人。

問診之後，醫生感覺十分的疑惑，因爲阿金在半年前才做過全身健康檢查，當時的檢查結果除了血糖血壓高一點，其餘報告都很正常，怎麼會一呼吸就痛呢？爲了查明阿金的體內到底出了什麼變化，醫生聯絡了影像醫學部，要替阿金做腹部超音波的掃描。

掃描完成，發現了不屬於身體器官裡的東西：雖然那一坨坨白色塊狀物不甚明顯，但醫生一眼就看出了不對勁，「這裡、這裡，和這裡，有沒有看到？」

阿金茫然的點頭，就算看到了也是有看沒有懂。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這裡是脾臟，原本的脾該是這樣…」醫生比劃著原本的形狀，又說：「現在上面有不明物體將近有十一公分，建議你最好盡快住院。」

「可是我明天還要上班……」勤奮又有責任感的阿金說。

「……那你不要拿重的東西，我會再會同其他醫師，替你做核磁共振，明天要再來醫院一趟。」

隔天，阿金做完了工作便直奔醫院，核磁共振的結果……「這脾臟腫大，一旦包膜破裂，裡面積淤的血會在一瞬間爆開，進而造成休克。另外，在右邊的腎上面也有一塊腫瘤，雖然不知道那是良性惡性，但還是要開刀取出，因爲已經壓迫到其他器官了。而你的肺部有一顆小小的不明物，這是意外發現的，待留腹部手術復原之後，再行胸腔的顯微手術。」

一陣兵荒馬亂。

阿金回家準備住院要帶的東西，然後交代兩個女兒，那口氣像是交託遺言，令人不由得鼻酸再紅了眼眶。當天，阿金由普通病房轉進了加護病房！

「要趕快好起來喔！」大女兒笑著說，好像這只是個小病，但她其實也非常害怕非常迷惘，心中吶喊著千萬不要讓上天就這樣帶走爸爸，不過爲了讓父親安心，她強顏歡笑得很成功，而阿金似乎也稍微放心了些。

就要開刀了。

那天，阿金的兩個女兒不斷的看著時鐘，中午十二點多接到電話，說是手術經過八個小時後結束，要在加護病房觀察之後才會送到普通病房，兩顆心終於放了下來。

能夠看阿金的那天，他的兩個女兒被嚇了一跳，二女兒的眼淚一瞬間便湧了出來，他們沒有看過父親如此時此刻這樣虛弱的樣子。身上插滿了管子、說話氣若游絲，連舉起手都不能運轉自如。

「八八！我們來了喔！」大女兒很快恢復鎮定，馬上跑去戳阿金的手……她不曾摸過父親如此冰冷的手。「哇！我的手還比你熱欸，眞是難得。」

由於阿金平日廣結善緣，許多擔心他的朋友都在第一時間來看他了，他們也是表情凝重。

「不要被嚇到了啦，他只是沒戴假牙！」眾人聞言全笑了，氣氛也沒那麼緊張。接著，阿金的大女兒使出一指神功，將阿金的眼皮往上拉，「八八，你看他們都來看你喔！」

阿金舉起大拇指表示感謝，虛弱的面容加上滑稽的動作十分突兀，但是大家都感覺到他的精神正在慢慢恢復，紛紛傳出了笑聲。

之後，阿金的恢復狀況良好，肚子上由二十三根訂書針縫合的長長傷口也開始癒合，沒多久就拆針可以洗澡了。

問他病情好得快的秘訣，他只說了一句：「不能怕痛，該看醫生就要看。」

因爲怕痛就不敢亂動，反而會讓傷口好得慢，而阿金在手術第二天，無視於傷口的哀鳴，依照醫生的進度坐起，在三個小時之後又下床……想當然那是非常非常的疼痛，但是大家都感覺到他忍過去了。接著下床走動，每一步都是咬著牙（雖然只有六顆）、皺著苦瓜臉踏出去的。距離也由病房中擴展到走廊，然後嘗試著爬樓梯……。

住了六天醫院，費用相當可觀，但阿金的大女兒絲毫不介意。「五萬塊可以換回來一個八八，算是很便宜啦！」

阿金心裡也非常認同，想著以後要好好調養身體，就先從戒糖戒油戒辛辣開始，要健健康康的，好能再陪著兩個女兒一起度過未來的日子。※

「爲」什麼

◎徐楚雁

大家都不接我電話呢？」小莉生氣地將話筒放下。

「是的，的確很過份，都是他的錯。」我順著小莉的意思講。

或許只有我一個人願意花時間聽小莉訴苦的關係，電話一接，就聽了一個多小時。當她講到語無倫次，不斷哭泣時，我才發表自己的意見。

「我知道妳很難過，也很同情妳的處境，不如這樣吧！如果妳晚上有時間，我可以帶妳去一個地方，或許，妳的心情會好轉。」

「要去那裡？」小莉問。

之後，我帶小莉去癌症治療團體的場地，去參加的人，都會分享他對抗癌症的成功經驗。這也是我的用意，到了那邊，小莉就無法再講她失戀的心情，而是要學著當聽衆，去聽別人的心情，以及不同的生活體驗。

「各位知道嗎？今天我能走過來，都要感謝家人的支持，如果沒有他們的關心和照顧，我恐怕就撐不到今天了。」一位病友娓娓道來，他已經是今晚分享的第十個朋友了。

在場其他人，聽了莫不熱淚盈眶，而我也注意到，原本只在意自己男友失戀的問題，而是別人對抗癌症的心得了。

小莉的情況，讓我想到，當心裡煩悶的時候，大家會怎麼做？最簡單的方式，當然就是像小莉這樣，對好友吐苦水，聊聊身邊的男人，是多麼的花心、負六慾的女生，同樣需要自己的關心和問候？

很多女性，無意間都當了前者，只顧自己，每次打電話或見面時，通常只聊自己的部分，沒有想到朋友的現況，完全不知道她們過得好不好，也不管對方現在是否適合聊天，因爲先把滿腹苦水倒出，才是最重要的。這是一種自私心態的呈現，在乎的是自己本身，她們不會關懷其他人或環境，只要自己過得好就可以了，何必在乎別人呢？

不過，眞正的友情是平等的，就像打網球一樣，別人發球後，自己再努力將球拍回去，一來一往之間，才有運動的樂趣。只想傾訴自己、不想聆聽對方的友情，通常不能持久，畢竟每個人都需要被關懷的感覺，才能生活的更踏實。

當習慣向朋友吐苦水時，不妨提醒自己，有時轉變角色，成爲傾聽者，聽聽朋友的心聲，可以讓彼此之間，產生眞正的互動。像是當對方說話時，不要打斷，急著發表自己的意見，這樣做更容易誤會對方的意思，也不夠尊重。傾聽過程裡，不妨用點頭、微笑，支持對方可以讓對方有受重視的感覺。友情，必須要建立在雙方的良好溝通上，而不是單向的，把人家當情緒的垃圾處理中心就能像美酒一樣香醇久。

哲學家黑格爾曾說：「這世界汲汲於外務，無暇內求。」意思是大家都忙著追逐外界的事物和繁華，沒有時間仔細內省。如果願意做個好的聆聽者，就可以從別人的境遇來反省自己，發現了人家的錯誤，就可以避免自己重蹈覆轍。

要做一個讓別人欣賞的好朋友，除了向他人傾吐心聲外，也要當一個稱職的聆聽者，讓對方的情緒完全抒發出來，設身處地爲對方著想，如此一來，友情就會失去朋友的支持。

圖／文文

◎飛毛牛

傾聽比傾訴更重要

我對小莉比了邀請的手勢，希望她放鬆心情講。

「其實……我並沒有癌症，不過，我有親友得癌症，的確，那眞的很痛苦，從他身上，讓我想到，人……應該要好好把握現在，不要浪費青春，也不要……自怨自艾……」

小莉說完後，大家紛紛鼓掌。而分享會結束後，她也多認識了幾位朋友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談話的主題，不再是她情、或公司主管有多麼的機車、欠扁，或聊聊人生有多麼無奈、能重活一次多好。

的確，朋友就是有這種功能，可以當垃圾筒，接收所有的不滿。這也是自我治療的方式，只要將自己的苦惱說出，心情就會好了一半。張老師熱線的通話時段總是滿檔，原因就在這裡，電話線的另一端，是專業的心理輔導老師，他們可以有效地抒解說話者的情緒、幫助說話者解除壓力，預防了許多即將發生的悲劇。

值得玩味的是，當和朋友互動時，究竟是把她們定位成什麼樣的角色？是像張老師那樣，有煩惱就向她們傾訴？或是把她們看成和自己一樣，也是有七情

心事白夜長

◎密嚴

微雨天氣
喜鵲
　低飛
掠過
想，寫點什麼……

窗外天線
　　縱橫
　交錯
織就
大黑天
背景

芒果樹
葉
綠了
又轉紅
年光靜悄悄消逝

總想
替昏暗
爭取一點點餘光

驀然目睹
對門
花叢一盆

笑開來

輕輕
搧動空氣

言語再多
仍嫌不足

只知道
每次風一吹
癢癢
就來了

心底
忍不住
要
怒放

但是
現實
很清楚：

拔掉
思想的牙
很
　痛
尤其在
　欠缺
常識
當
麻醉劑
底下※

【菜園記事】◎圖．文／吳當

石縫裡的小白菜

菜園邊界是大排水溝的坡坎，自然的開闢菜畦挖出的石頭堆置在上頭是最自然不過的事，一長排大大小小的石頭像條石龍。我每天忙碌的用心經營菜園，石龍另一邊就彷彿爬尺天涯了。

一天清晨，正在爲石龍旁的甜根菜澆水，眼前忽然閃過一個綠色的影子，仔細一看，一棵小白菜在晨風中向我打招呼。我端詳著從石縫裡冒出頭來的它，一副翠綠可愛的模樣，把我嚇了一大跳。小白菜子是什麼時候飛到石縫裡的？它又怎會長得如此生意盎然？老圃們都知道小白菜難種，不但蚜蟲虎視眈眈，經常把它們吃得千瘡百孔，像葉片腐爛後殘留的葉脈般。蝴蝶們也喜歡造訪它，在上頭留下蟲卵，孵出小毛毛蟲，大啖嫩綠的葉子。如果不噴藥或使用網室栽培，種植的小白菜幾乎都會功虧一簣半途而廢；它又怎麼克服這些蟲害，長得如此美好？我曾種過幾次小白菜，有一次種子發芽後竟然在一夜之間全被蚜蟲吃光，讓提著水壺準備澆水的我愣在菜圃前良久，無法置信。慘痛的記憶歷歷在目，我也很難相信缺乏照顧的小白菜竟能順利活到現在。而且，台東久旱不雨，菜園若兩天不澆水，衆菜們大多氣息奄奄，轉瞬間香消玉殞，我從未爲它澆過半點甘霖，乾旱的石龍彷彿沙漠，它又怎麼克服嚴重的乾涸？

所有的疑惑都得不到答案，生機盎然的小白菜不必任何照顧，就奇蹟似的成長起來，環境坎坷的石龍成了它快樂的天地。不像園圃裡的小白菜，有主人細心的照顧，卻背負著過多的期待，反而成爲生長過程中的挫折：照顧太多就成爲溫室裡的花朵，缺乏對疾病的抵抗力；期待太大就容易被壓倒斷折。我站在小白菜前天馬行空的幻想著，小白菜在微風中向我微笑，我不禁舉起手，向它，敬禮。※

石縫裡的小白菜

持之以恆

◎小綾子

很想做些什麼的時候，第一個念頭便是『懷疑』，面對接踵而來的不確定，很難給自己一個強有力的信心去告訴自己一定沒問題！然而很多驚奇，都發生在跨出去之後。

在開始的第一步，便先給自己打折，信心、勇氣都向後退，很多事的成功與否，卻常差在勇氣與恆心。那些風光美好的人、事，都是經過不斷的挫折與磨練，在每一次低頭的瞬間去鼓舞、激勵自己，唯有對自己的不放棄，才得以成全目標和理想。與其回首那些挫折、失望，不如給自己一個機會，把窗口打開，踏出去才能看見更多的美景，那些美善的事物也才有進來的機會。

決定，是一個很棒的權利，雖然決定前會十分煎熬，但決定之後便是海闊天空。不要看輕對自己的承諾，對每個選擇要盡力的發揮，持之以恆的執行，每一個艱難的步伐，都會是成功的試金石。目標會一直遙遠是因爲我們還停留在原點，現在就做好隨時啓程的準備。

別讓猶豫、退縮扼殺了成功的可能；與其平凡的過一生，不如盡可能讓每一天有意義。

在外雙溪閱讀

◎李明書

東吳大學由雙溪與城中兩個校區所組成，也分別有兩座圖書館，曾就讀東吳中文系的我，必然與雙溪校區的圖書館（名「中正圖書館」，但通常慣稱雙溪圖書館）發生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中文系的課程，通常需要相當多的古藉、史料等文獻做整理或比對的工作，尤其東吳中文系向來相當注重古典文學的教學，大概從大二的文字學開始，到大三的曲選、治學方法，以及大四的訓詁學，皆須經常往圖書館跑。雖是如此，東吳雙溪校區的圖書館，幾乎都足以應付一個年級三個班的學生所需，差別只是誰先拿到那一本書罷了。

能夠讓我們不必太常往其它圖書館找書的主因，就在於原本該屬於整個雙溪校區的圖書館，看來根本就像是中文系專屬的圖書館。其中蘊藏的書籍，從四樓的櫃檯一進去，除了幾架英文參考工具書之外，就放有文淵閣四庫全書、四庫禁燬書叢刊、敦煌寶藏，佔據了一整面牆的空間，以及一個十來坪的隔間。

其它樓層尚有文津閣四庫、續修四庫、四庫珍本等等，更不用說相關的古籍影本、標點本或研究資料，加上我們的視線，每每聚焦在中文系課程的用書，只要一入館，就像是投身湧入無盡的中文資料庫當中，要多少的版本比對，要多少的資料參考，只要避開了老師剛指派完作業的尖峰時段，想在其中徜徉多久，似乎都並非難事。

大學時看著中文系用書的比例，幾乎佔了全館藏書的三分之一，面對外系心態不平衡的責難，我們總是驕傲地說，館長就是中文系的教授，又是文獻學方面的權威，對於中文方面的書特別有概念，自然優先照顧自己系上的學生。以當時的年紀說這樣的話，只會被以爲是輕浮或少不經事的玩笑話，如果現在以研究生的身份還這麼說，大概不是說話不得體，就是當眞在炫耀了。

雖然已畢業許久，但身與心，仍不斷與它聯繫著。還住在淡水時，在淡江圖書館找不到書，離國圖、文化大學圖書館又嫌太遠，立刻就想到東吳雙溪的圖書館。於是，或者用校外閱覽者的名義換證入館，或者跟還在就讀的同學商借學生證，佯裝一下本校生，平平穩穩地走進去。

進到裡頭，從櫃檯左轉進到擺放文淵閣四庫全書的閱覽區，正對著整面落地窗，強烈的陽光透過窗面折射進來，熱度被阻隔在外，只剩下照明的作用，整座書架涼爽地明亮起來，每一本四庫上的字樣，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回到母校圖書館，任務雖然仍是找資料，但整個過程，總是要分神回味一下曾經在此苦讀的日子，同學間的分工與激勵。

大學的同班同學，應屆考上中文碩士班的只有我一人。並非我的成績優異，而是湊巧有些因教程或雙修，須延畢後再考；更多的，則是志不在此，紛紛就業或轉換跑道去了。於是，孤身一人到淡江，孤身一人回到熟悉的地方，卻再無熟悉的人，伴隨著找資料、讀書、研究了。

在無人熟悉自己的環境裡，拿起馮友蘭的《三松堂全集》，並且刻意挑了一本無標點的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交互對照論述與原文，就坐在四庫文淵閣本的閱覽區。不論馮友蘭當年爲何重寫中國哲學史，不論何以無人能諒解，那些背景都太過複雜了，也不是我的論文要探究的重點。我所需要的，只是寫作的資料，無人在此分食，能夠讓我獨占一會兒，藉著圖書館的一隅，填補記憶似乎快要遺落的區塊而已。

閱讀哲學或義理的書籍，需要相當程度的理性，並聚精會神才能讀得通，不像讀文學作品，可以放任自己的思緒與情意蔓延，逃入與現實隔絕的世界。然而，回到這裡，感性的一面，也出來分食著，我原以爲能獨享的部份。※